

##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缘何成“敌对势力”？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底，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高调报道了中共卫生部与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据报道，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会中发言再次承认，“在世界上，我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并称，“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所称的“国际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The Lancet)。二零一一年十月，《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在医学领域，所有同行都坚持医生必须遵从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柳叶刀》拒绝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同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统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赠”其实是当局以器官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谓“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

国际医学界的担忧，来自中国公开报导及中华医学会的器官移植数据。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年中，中国约进行了一万八千五百个大器官移植；而从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五年的六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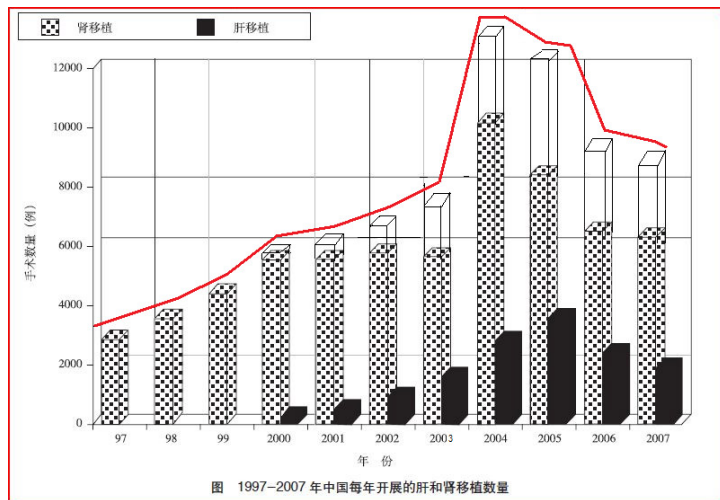


图 1997-2007年中国每年开展的肝和肾移植数量

根据黄洁夫等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九九七年~二零零七年中国器官手术数量分布图绘制。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总移植数量增长趋势。

进行了六万多个大器官移植，暴增三倍多。据《中国日报》报导，仅二零零六年一年就进行了两万个器官移植。器官紧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中共如何在六年之间突破这个瓶颈？在前后两个六年期间在中国死刑犯并没有暴增三倍。那么暴增的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接下页）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台湾灯会于三月十日圆满落幕，共吸引一千二百万人次参观。灯会期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连续数日，展示功法、腰鼓、天国乐团演奏等，精彩演出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这些法轮功学员不辞辛苦为什么呢？

### 博士生：真、善、忍指引我正的方向

此次灯会的游行活动，有来自全台各地约两百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天国乐团的表演，年龄层从国小到八十岁的老人。就读台湾科大电子工程系博士班的刘宇晨，是天国乐团的指挥。他说：



天国乐团指挥刘宇晨

## 心声

“大家都是因为修炼大法而身心受益，才会身体力行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他自己便是其中的一例。

八年前，宇晨因身体不好走进修炼，修炼后身体完全康复。在博士研究路上，他表示：“法轮功真、善、忍给我一个正的方向，让我在求学路上不管遇到压力或遇到问题，都可以很平静地去面对。”宇晨认为，现在年轻人收到的讯息太多了，会使人无法明辨是非善恶，而修炼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握住自己要走的道路，对青少年的品德教育格外有帮助。

### 全家都修炼 其乐融融

修炼法轮功十五年的林佳逸女士，是腰鼓队成员之一。佳逸表示，连续十五天从苗栗来到新竹打腰鼓，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觉得在打腰



鼓的过程中可以把快乐带给民众。”腰鼓队成员主要来自于苗栗和新竹，年龄层从三十几岁到七十几岁都有。

高中时期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佳逸（上图）表示，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妈妈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目前，佳逸的先生和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遵循“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法理，家人之间减少很多争吵的摩擦。

以上两位的话语道出了所有参与者的的心声：把真相传递给有缘人，也期盼早日结束在中国大陆的非法迫害，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恢复自由修炼的环境。◇

##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

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



图：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在劳教所关押时，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张连英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接首页)二零零六年三月，两名证人分别指控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二零零六年七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当局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乔高和麦塔斯申请进入中国调查被拒，所以报告以医生及病人证词、证人证词、中共公开的说法、电话调查等共五十二种间接证据方法推论验证。结论是“曾经发生，而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二零零六年被曝光后，当年的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马上下降一半多，并且从此逐年下降。这间接表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使中共的犯罪行为无法那么明目张胆了。

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同行”的抵制，乃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要说“敌对势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和利诱部份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敌对医学界基本道德操守。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

## 信大法改变命运

【明慧网】小妮是我的远亲，叫我为姑母，她住在乡村。二零零六年冬季的一天，十三岁的小妮小腹疼痛难忍，被送医急诊。医生决定给她做急诊剖腹探查手术。腹部切开后，发现小妮生长一卵巢恶性肿瘤，瘤体如大人拳头大小。医生手术中还发现小妮是先天性无子宫。医生将卵巢肿瘤摘除后，经做病理诊断为恶性。

小妮家境生活窘迫，妈妈还有轻度智障，当医生把一切告诉家长后，小妮的爸爸惊呆和茫然。

知道她的病情后，我于她手术后第二天去病房看她。小妮面色微黄，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四肢挂了多个输液瓶。我是一名医生，深知现代医疗技术的局限，小妮如此妙龄就患上癌症，还患有先天性无子宫，不能生育……她的今后该是怎样的凄凉！此刻我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怜悯和切肤之痛。

我俯下身对小妮说：有办法会让你的病好起来的。你每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因为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你按着做就会平安、健康！有

神佛保佑的。我当时就让她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认真地念了起来。我又问她：你入过少先队吗？她回答说入过。我告诉她，红领巾是血染的，有杀人的血腥，谁戴上都会不吉利的。我帮你起个名字叫“小妮”退出少先队，对你有好处。小妮爽快地答应退队。

我给小妮准备了一本手抄本《转法轮》，我告诉她这本书会带来美好和希望。小妮高兴地接受了。

半年多过去了，小妮又来市医院复查。我不敢相信站在跟前的是小妮，她长高了许多，也胖了，面部皮肤白而滑润，她开心地笑着，毫无病容。

如今小妮已十九岁，她身体健康，现在某城市打工，自食其力。最令人惊奇的是，曾患“卵巢恶性肿瘤、先天性无子宫”的她，竟然与正常女孩一样，也有月经来潮，而且每月正常。

小妮没花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身体损伤，不治之症竟不翼而飞了！这奇迹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



# 天津双口劳教所：非人奴役加酷刑

【明慧网】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劳教所是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双口劳教所共分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奴役产品都不一样。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曾经被非法关在双口劳教所三大队劳教三年，遭受酷刑和长期超强度的奴工迫害。

## 肋骨打折未愈即强逼做奴工

三大队的奴工产品有木制花、气球和电子线圈的制作与加工，这些产品大多出口韩国。外来的奴工产品给三大队的并不少，而每月接见日耽误的很多活还要加班加点干出来，所以每天都要超时、超强度的干活，这样三大队就会从中捞取不少巨额利润。

我曾经在双口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三年，当时被分到三大队。当时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要有两名劳教犯（包夹）看管。我刚到三大队因不配合恶警写所谓的“三书”，第二天晚上，恶警大队长佟秀和指使恶警队长石光、普犯范士刚把我叫到一图书室，强逼我把腰弯到 90 度头顶墙，由普犯范士刚用膝盖使全力顶我的两个大腿，直到不能站立，同时恶警石光和这名普犯在我的后背用木棍暴打，直到把我的肋骨打断为止，也没给医治就把我关进一被褥储藏室里，派一名普犯监管。没多长时间，在我身体还未痊愈的情况下，恶警们就迫不及待的逼我干活。

## 贴花车间

贴花车间不论大小，都要摆满桌子，每个桌子上配备一个能把一根根胶棒融化成水的电炉子，电炉上的胶水融化后冒着有毒的烟气。每个车间通风都很差，那浓浓的毒气熏烤着这些“奴工”。每天吃饭都在工区车间里，吃完饭马上就得到车间干活，从没有节假日，收工后还要带很多的产品回监区加班加点。

这还不算，恶警石光变着法的折磨这些“奴工”，加班加点回来要练习叠被，要叠得有楞有角，否则不让休息。这些被褥不是给奴工们盖的，是给上级检查时看的，而真正铺盖的被褥每天都清理到一个潮湿阴暗的

储藏室里，因储藏室里阴暗潮湿，长年不见阳光，滋生了大量的细菌与病毒，经常很多人生病。大法弟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无法学法炼功，有的手、脚、腿上都生满了疥疮，痒痒难忍，流着很难闻的黄血水。即使这样，产品数量也不会减少，每天喝水、上厕所都要向包夹请示，有时请示多次才允许去。

## 气球车间

后来我又被分到气球车间，生产的产品是武清一家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定的合同。那气球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我们每天都要分配很多的活，根本干不完。因气球上沾满了滑石粉，我们在给气球绾扣儿的时候，滑石粉也随之飘散在空中。由于干活的人多，整个车间都飞扬着滑石粉，长时间在这里干活，使鼻子干燥出血，咳嗽时会带出很多粉浆出来，呼吸时感到肺里很难受，可想身体会受到何等的损害。而每天干不完的产品同样得带回去接着干。因每天绾扣儿几千次，把手指都挤出血，手指甲都要绾掉好几个。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与加班加点的蹲座，使双腿起来都很痛、走路麻木。

大法弟子李文启因被这样超时超强度奴役，使得双腿走路不便，恶警王正就指使两个普犯架着他走，时间一长，李文启越来越不能走路了，恶警就让两个普犯拉拽着他走，并扬言说要给李文启电疗，实质就是把电棍充满电在他全身电击。

一天早晨出工时，我看到李文启躺在一大会议室门口的一块铺板上，满身都是黑焦、黑紫的大肉包。他说是恶警王正用电棍电的，当时的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我感到这个恶警

完全丧失了人性。从那时起李文启被藏在一被褥里，也没人管，在床铺上摔下来就直接在地上铺块板，算是对他的照顾吧。一直到李文启生命垂危，劳教所才通知他的家属接人，还恐吓家属不许上告，不许将此事曝光，否则后果自负。

## 线圈车间

奴工产品电子线圈也是武清某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定的产品。线圈车间是流水作业，每人配备一台手摇机，同样是超时超强度劳动，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每次干活时手指都被铜线拉出血沟，疼痛难忍。冬天车间里温度太低，只能靠使劲摇线圈的那种超强度体力劳动中取暖；夏天车间里通风不好，比较闷热，“奴工”们都挥汗如雨，即使把手摇机摇飞了，都有干不完的活。

那些普犯们都把这线圈叫“神经圈”，把人都摇神经了。法轮功学员在这样的环境下，疥疮痒痒难忍，手、脚、腿上都流着血脓水，还要承受这样高强度奴役折磨，可想而知用‘残酷’、‘无比残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无法表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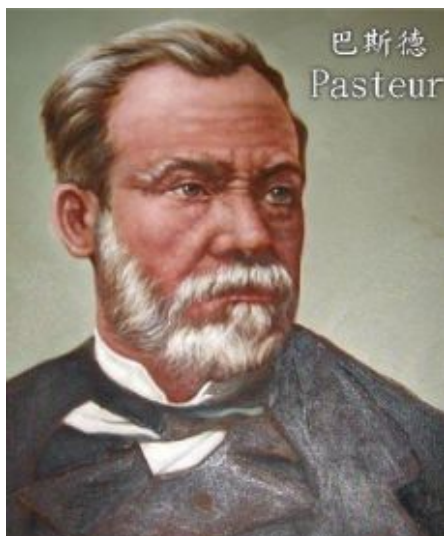
这些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也只不过是这三年劳教中所经历的、亲眼所见的真实的迫害。这样的劳动强度、这样的非人的迫害充斥着劳教所的每一个角落。冤与怒同在，血与泪共流。当劳教所外面的中国人、韩国人或其他种族的人们，拿到那美丽的木制花、漂亮的气球等精致的奴工产品时，可曾想到那上面浸满了被中共奴役的劳教人员与法轮功学员的血和泪；可曾想到那上面已浸上了饱受千古奇冤的法轮大法弟子肉体与精神折磨的双重烙印！



酷刑演示图

一百年前，在法国，一位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执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先生，你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学生问。“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老人回答。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听听我的建议，把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的解释。”“科学？我不懂这个科学，兴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老人说。学生又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你自己看吧。”老人从内衣口袋拿出一张名片，学生接过来一看，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语。名片上写着：路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这位学生遇到的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科学巨人、世界一流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被誉为“微生物学之父”，“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巴斯德。美国学者

## 巴斯德的信仰



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巴斯德名列第11位，可见其在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巴斯德归功于神。他相信：“物理与化学是生命的现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身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察觉到神创造的铁证。他说：“每当我研究大自然更多，我便更被造物主那叹为观止的奇工所吸引。”巴斯德年迈时，回到自己的母校演讲，提到他一生在面对如此大的反对，而能节节得胜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唤，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二是热忱（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眼，是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忱，是来自神住在我的心里。”

在现代中国还有许多与文中的法国大学生抱有同样观念的人，以为信仰就是愚昧、科学就等于无神论，或者认为科学已经证明了对神的信仰乃是虚妄等等。巴斯德的故事，或许可以让人重新思考。◇

有句俗语说，天塌砸大家，不少人以此来拒绝推脱那些劝善之言。真是

## 天塌砸谁？

这样吗？苍天有眼，有眼的苍天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是非善恶，乱砸一通呢？在史前毁灭性的大洪水中，留下了“义人”诺亚一家；多少次巨灾大难中，都有人或明明白白、或阴差阳错于绝危奇险之际幸免。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这样的偶然为何单单落在了那些幸运者身上，幸运者为何如此幸运？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比如东南亚大海啸、汶川地震等等，有人大老远跑着送死去了，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了危险区。就是在同样的危险面前，有人死、有人伤、有人也会毫发无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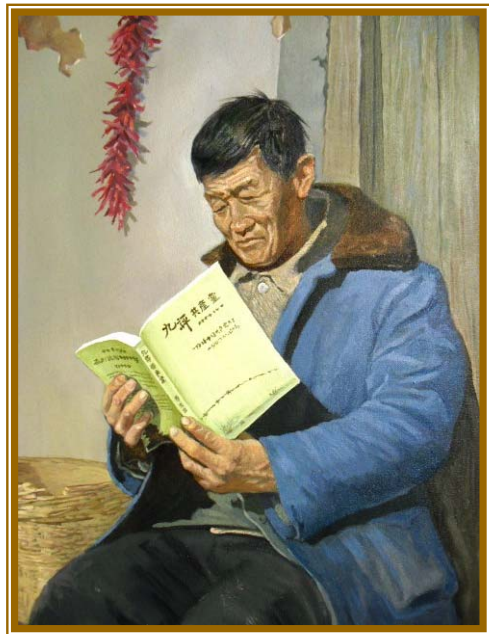
其实，世间万事皆有因缘，皆有因果。所谓的偶然，只是人们不理解或不相信那些因缘因果的托辞罢了。佛家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理，决不以人们信或不信而改的铁律。其实，仔细观察我们自身运数的变化，观察我们周遭人物的浮沉盛衰，再加上一个为人做事态度的参数，那因果之理就会昭然若揭。厄运有厄运的痕迹，幸运有幸运的轨道。不过，很多

时候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洞察幽微的智慧。

固然，天一般不会塌，所以杞人忧天才会成为笑谈，所以很多人才会漠视大难在即的真相。可是一般不会，并非永远不会。从现代考古发现得知，远古以来天塌的事情也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当然，天真的要塌的时候，通常会给人一个警示、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如同诺亚造船，肯定大张旗鼓，船成之日也会盛邀他人上船避难，这就是在给人最后的机会。可惜，人们已经沉溺太深，根本听不进去诺亚的劝说了。

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看今天人的道德标准滑到了何等下做的境地，中共连活摘人体器官的事都做了，天谴就在眼前啊。那些冒着危险苦口婆心讲真相、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者，就是在行天之道，就是在给人最后选择的机会啊。“机缘一瞬间”，你要牢牢地抓住啊！

天塌砸谁？每个人都该想想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后砸着的人没有一个冤枉的。



## 油画：《惊醒》

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农忙时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汗流浹背；农闲时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起早贪黑，饱受酷暑与饥寒。半生的辛劳换来的为何依旧是贫困的生活？《九评》！

看《九评共产党》就能从苦难中惊醒明白。油画作品《惊醒》以中国农村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一位乡亲在冬季的午后阅读《九评》的情景。◇